

大河之北

戏曲篇(下)

(上接第九版)

孙德民用三个多月的时间沿着李保国生前工作的路线进行采访,光笔记就写了“满满三大本”,“从走访中,我找到了李保国身上的精神链条;把自己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李保国。他身上有浓厚的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情怀,这是他独特的精神高地,对于这部剧,我也从‘要我写’转变成‘我要写’,这些沉甸甸的真实素材,是这部剧的坚实基础,接下来是如何通过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

李保国因在太行山工作,忘记过年,和妻子用两碗方便面当年夜饭。大把吃药啃凉馒头,却自掏腰包租地验证苹果套袋效果……

孙德民选择这些小事进行创作打磨是有原因的,“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是通过一桩桩一件件小事逐步铺陈而成的。”

过多的典型事迹罗列,又会陷入传统的宣传套路,观众并不买账。孙德民在创作过程中,也注意到这一点,选取的每个故事情节,都精心编排了矛盾冲突,“矛盾是戏剧情节发展的推动剂”。

李保国教农户给苹果套袋,这本来可以提高苹果品相、售价,但农户刚开始并不接受,两

次把李保国用科研经费买的套袋扔到地上。

通过大量走访,孙德民还原了当时李保国的感受:他是理解农户的,他端的是铁饭碗,有工资保障,而农户拿的是泥饭碗,苹果的收成就是全部,他们赔不起。

“这么尖锐的矛盾,真实而有冲击力,也就凸显后面李保国自掏腰包租100棵果树做实验,让农户看到结果接受给苹果套袋的宝贵。”孙德民说,艺术来源于生活,经过细致的铺陈让观众跟着剧情走,被感动时就不会显得突兀。

因此也就有了大冬天,老百姓拎着马扎,哈着气看演出,舍不得离开。至今,《李保国》已经上演200多场次,群众被感染落泪的一幕屡屡上演。



▲赞皇县丝弦剧团演出《闹书院》剧照。 贾占生摄

戏中人

丝弦响山村

2021年10月14日,赞皇县北王庄村。刚下过一场雨,天气仍有些阴冷。村委会前的小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些老人,他们聊着,笑着,坐等小广场上的戏台搭起来。

戏台正在搭建,那是一辆白色流动演出车,几个大红字正随着舞台顶部的升高慢慢拉起来——赞皇县丝弦剧团。

演出车后一字排开的戏箱上,61岁的曹振书坐在马扎上,左手拿着粉扑,右手举着一块倒车镜,他娴熟地用粉底把脸色打匀,又从简易的化妆盒里准确抓过一支眉笔,边勾画眉边跟记者说:“一会儿啊,我演《呼家传》里的呼延不显——忠臣!”

曹振书家住赞皇县南庄村。“我打小就爱唱丝弦,赞皇这边好丝弦的人多,跟着老师傅们学的。30岁出头我才入剧团,这一晃啊,也三十来年了。”说完,他左右照照镜子,又把眉毛勾了勾。

曹振书家距离北王庄村有十几里地,今天他是骑电动车赶过来的。“地里的庄稼刚收完,再不开开嗓,嗓子都锈了。”曹振书笑着拍拍手上的粉,去戏箱里找戏服。作为一名编外演员,他的演出费是75元钱一场。

演出当天,恰逢重阳节,北王庄村组织包饺子请全村的老人来吃,顺便招待剧团。杨凤荣夹起一个饺子感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到村里演出,如果能吃上一顿饺子,那可是一年也赶不上几回的好饭。”

62岁的杨凤荣已经拿上了退休金,今天是专门被剧团请过来的,她是丝弦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主攻青衣和老旦,年轻时到沧州一带挂牌演出,演出前四五天票就能卖完。杨凤荣15岁加入赞皇县丝弦剧团,边学边演,“那时到村里演出,吃饭得自己搭灶。睡老百姓闲置的旧房,冬天冷得伸不直腿,夏天热得睡不着觉。保定、沧州、衡水,山西、山东也去过。那时没有汽车,团里就两辆马车,马车拉戏箱行李,人得走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赞皇县丝弦剧团活跃在赞皇县周边乡村,凭借一毛五分钱、两毛钱的票价,养活了整个剧团几十号人。年轻的杨凤荣当时都能拿到30多元的月工资,堪称高薪。

“退休了,也愿意跟剧团出来。装扮好一登台,你瞅那台下压压一片人揣着袖子等你唱,心里就觉得得劲儿!”杨凤荣摸着一件金黄色的戏服说。

“今天是收秋后第一场演出。”剧目要开演时,张彦杰大步流星走到后台说。他是赞皇县山榆丝弦艺术演出有限公司负责人,这家公司的前身,就是赞皇县丝弦剧团。

赞皇县丝弦剧团成立于1953年,和很多县级剧团一样,演员们登台是演员,下台是农民,所以他们的演出和地里的庄稼时节关联——每年大年初一二开演,麦收前停演演员们回家干农活,收秋后再开演。

半小时后,板鼓响,音箱开。演员一亮嗓,台下观众静下来。“今天这场是送戏下乡演出,不收村里和观众

一分钱——由财政补贴剧团。”锣鼓声起,张彦杰大声告诉记者,2019年,中央财政将送戏下乡演出补助标准从每场3000元提高至5000元。

张彦杰介绍,虽然他们是只有几十人的小剧团,但早在1989年,他们排演的《闹书院》就获得过第二届河北省戏剧节剧目二等奖,第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剧团带这部剧进京演出时,还被赞为“太行山上的榆树”。他们团表演的《空印盒》《呼家传》《封神榜》等多个传统剧目,在赞皇县乃至石家庄地区都有一定知名度,尤其是当地百姓对剧团认可度非常高,这也是已经公司化但剧团仍然挂日名字的原因。

近十几年,受演出市场不景气影响,赞皇县丝弦剧团也在求变:2007年,剧团实行个人承包;2010年剧团实行转企,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成立了赞皇县山榆丝弦艺术演出有限公司。

“剧团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我还开过饭馆。”张彦杰笑着说。剧团改革后,这位毕业于石家庄市艺术学校的年轻演员,马上关了饭馆回到剧团,“我父亲也曾在这个剧团工作,有时去村里演出,有老人还会问起我父亲,问起哪部剧怎么现在不演了,就会觉得有责任。”

在这个30多人的小剧团,几乎每一个演员都身兼数职,电工能扮老生,演员要会化妆。副团长商俊成,今年57岁,大个子,黑红脸膛,今天的演出,他也要兼角色。

“剧团一出动,吃饭、住宿、交通都要花钱,台口连上了,剧团才有盈利,要不然单跑一趟还不够路费。”商俊成说,从20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他就一直兼职在团里跑台口——跑台口是戏曲行业的惯用词,指的是专人联系各地演出机会。

如今,剧团演出,一部分是财政补贴的文化下乡,一部分是团里跑台口。

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到私家车,邢台、沧州、石家庄周边甚至山西和山东,为了跑台口,商俊成都去过。“每年入冬就一个村一个村地去跑,谈时间、谈价格。哪个村的庙会每年在几月,我本子上都记着,有庙会时被邀请演出的机会就多。一开春,就按照时间地点,一个台口一个台口地唱,有时几个月都在外面演。”

过去,通信方式落后,这种办法是县级剧团联络演出的唯一手段,有趣的是,如今通讯方式如此发达,跑台口这种联系方式依然保留了下来,“很多熟络的村,村委会联系方式也有,但就是不如面对面谈妥了好。”

商俊成也感慨,戏价并没有人们的生活水平涨得快,这和戏曲不再是观众唯一的娱乐方式有关,但他又指着台下坐着的观众,“我二十多岁时,台下的观众就是五六十岁,我现在五十多岁,台下的观众还是这个年纪,这说明戏曲表演还是有市场!所以啊,我得好演。”

说完,商俊成一个拧身转去后台,为他所扮演的小配角候场。

近看戏中人

2021年10月23日,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排练厅。

▲河北石家庄大剧院,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演员演出评剧《杨八姐游春》。 新华社发(陈其保摄)

▲戏曲盔头制作维修师朱宝辉(左)在河北省石家庄大剧院后台为演员试戴盔头。 新华社发(陈其保摄)



两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穿着软底鞋,举着马鞭,汗津津地跑圆场。一旁的老师打着拍子喊,“跑起来跑起来。”噤噤噤的脚步声密集而有节奏,隔壁一声中气十足的老生唱腔传出,紧跟着是略显稚嫩的学生模仿。

“从古至今,练声、吊嗓、形体训练等作为戏曲表演的基本功,哪一代戏曲人都苦练不辍。”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贾吉庆说,老话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

2018年,81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北梆子代表性传承人田春鸟登台表演《陈三两》,依然能中气十足,唱腔高亢。

说起这一幕,田春鸟大笑起来,“从学戏那天起,基本功就没停过。至今我还天天早起下楼吊嗓,能不能用着放一边——喜欢,已经刻到骨子里了。”

今年84岁高龄的田春鸟低下头让记者看后背,左右两侧各有一处凹痕,老人抚摸着此处凹痕说,这是几十年前,练甩发技巧时绑束带的痕迹,“头上的束带必须捆紧了,要保证一个多小时的表演中不脱落,久而久之,就留下这个终身纪念。”

老一辈戏曲艺术家如此,年轻的戏曲演员同样。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青年演员葛佳佳,今年21岁。记者见到他的时候,小伙子刚从排练厅回来,满头大汗,“现在没有演出,每天早晚各俩小时练功,其余时间都在排练。”

被问及是否会觉得枯燥,葛佳佳腼腆地笑笑,“想唱好戏,就得苦练。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021年10月25日,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学生何雨朦刚结束跟团实习演出。

回忆起在校的学习经历,她感慨没学够。“您知道吗,大一一整年,我都在学《窦娥冤》的‘法场’一折;大二一学年,学《孟姜女》‘行路’一折。”

这两折戏的表演时长各为1小时,却要耗费1学年的学习时间,精细程度可想而知,这得益于现代戏曲的一对一教学。

“为什么要学这么久?是因为需要学生掌握的精髓太多。”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原戏剧系主任彭蕙说,“比如意气风发的表情、动作、眼神、唱腔怎么起怎么收,为什么这么做,怎么能做得更好,要掰开了揉碎了讲,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去示范,所以学生的学习时间也比较长。”

以何雨朦这一届河北梆子班为例,共7名女生,两人学习旦角,由彭蕙蕙副教授,其余学生由其他行当老师负责,这一届学生毕业后,老师们才会招收下一届。“既避免学生多了老师无暇顾及,也避免学生集中毕业就业困难。”彭蕙蕙说。

在老一辈戏曲家的记忆里,这种贴身教学,是他们学戏时,做梦都不敢想的。

“我学戏时要自带干粮,还得给师傅端痰盂。”河北艺术职业学院退休教师刘素琴回忆,20世纪50年代,十来岁的她在任丘一家私人戏班学戏。和她一起学戏的小孩子十几人,他们跟着戏班东奔西走到处演出,边学边演,“师傅教一句,我们学一句,至于为什么这么唱,这么演,全靠自己悟。”

戏曲教学的改变还不止于模式,还有科学。

2021年9月14日,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教授张兰霞正和一群河北梆子票友切磋。本来正常语调说话的张兰霞,突然一提气,一口凌厉又高亢的赵派老生腔脱口而出。“我现在教3个小伙子,从14岁到17岁,正是倒仓期,可他们也能练到我这样。”

倒仓,几乎是变声期学戏男演员的噩梦。总有人过不了这一阶段,被迫放弃学戏。

在如今精细化教学的背景下,一个老师只带两三个学生,一个学生过不了倒仓期,就少了近一半的生源。

但张兰霞并不紧张。

她在教学中摸索发现,儿童期人的声带宽度约为12毫米,变声后,成年男性声带宽度为20—24毫米,女性为17—20毫米,男性因变声带来喉头和声带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在倒仓期,我会训练孩子们从小假声开始练,慢慢降低高度,充分调动胸腔共鸣和气的运用,循序渐进,帮助孩子度过倒仓期。”张兰霞说,目前看,效果很好。

票友唱不停

2021年8月9日,石家庄长安公园一处票房。这里的“票房”并不是指电影的收益,而是戏曲爱好者业余组织的通称,有固定地点、固定人群。

吴宏博就是这处票房的票友之一。

票房位于公园一处花廊下,鼓乐齐鸣,唱腔悠扬,或坐或站的观众们手摇蒲扇,脚打拍子,凝神观看花廊正中间的。正唱《刘墉下南京》选段的吴宏博——身着便装,没有化妆,手持话筒。简陋的环境,丝毫不影响主角的发挥,唱腔稍一停顿就有热烈的掌声。

“2000年大学毕业前,我还不怎么会唱,就跟着瞎哼哼。”吴宏博出生在栾城县底镇吴家屯村,中路丝弦的主要活跃范围就是石家庄周边,他小时候村里常演的就是丝弦,耳濡目染,打小就觉得丝弦好好听。

参加工作后,吴宏博下载了大量丝弦选段跟着唱,“听着学着,逐渐就能听出谁唱得好,那些唱段也慢慢熟起来。”吴宏博说,他最爱看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演出,得空儿就追着下乡演出的剧团到处听戏。

2006年,吴宏博买了一辆摩托车,“井陘、平山、元氏,只要听说有演出,尤其是边树森老师的演出,多远都去听。”吴宏博回忆,大冬天他裹着军大衣骑摩托车到县里看,黑更半夜再骑回来。

丝弦陪伴着吴宏博从毛头小伙,成长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现在做物流,生意的辛苦,养家的不易,大家经历的我都有的,但是看丝弦演出,听丝弦唱段,来这唱两嗓子,就觉得放松、舒服。”吴宏博大笑起来。

吴宏博从丝弦艺术中找到了生活的慰藉,而裴军格则借助河北梆子,打开了生活的一扇窗。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天天等着村里的大喇叭放戏听,石家庄市藁城区农民裴军格都会感慨,“一天就中午放半个钟头,你正听着过瘾呢,哎呀,它不放了,只能等第二天。”

多年后,裴军格才知道,那是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张淑敏演唱的《杜十娘》选段。

“20世纪80年代,我大姐出嫁,家里陪嫁了一台录音机,送过去没多久,我就想法给鼓捣回来了——得听戏啊。”51岁的裴军格回想起来忍不住大笑。

那时,十三四岁的裴军格天天抱着录音机,在地下干活的空当,学会了《陈三两》《三娘教子》唱段。

她嫌不过瘾,又跟着村里的两位河北梆子爱好者学戏,但“唱念做打”只能学到唱,“手眼身法步”只能靠观察和模仿,化妆凭喜好,服装要自备。她大着胆子在村里打地摊(平地,无舞台)表演,并开启了“票友下海”模式——邻村的戏班邀请她入团唱庙会,演一场20元。

(下转第十一版)



河北梆子《李保国》亮相梅兰芳大剧院。

河北日报资料片